

介紹一篇好文章

岑國輝

最近看到吾爾開希的文章，不禁想起王安石的
不少感慨。他的不少文章，一如藉他人之事
以抒己之懷。作者台大物理系畢業，現居美國。
已歷三十餘年前創办的「石溪通訊」的主要執筆者。

最近王丹來到美國，提到要對六四民運做出檢討，這在美國的民運陣營裏是一種新的聲音。以前來美國的天安門學生運動領導人，對於民運的評價只接受贊美，不接受批評。尤其對陣營外的評論，常以「你沒有參加，所以沒有資格講」來答覆。

中國傳統上喜歡把事情講成黑白分明，不是全好，就是全壞。把人分成兩種，不是君子，就是小人。在這種習慣下，很容易把評論都當做攻擊。六四的學生領袖頂著英雄的光環到達美國，更難接受批評；認為誰批評民運，誰就在支持中共鎮壓。像天安門學生運動這樣一件大事，不只是大家都可以討論，這種討論對民運本身更為重要。因為有助於檢視當時的策略和行動，有沒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如果發生下一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要怎樣才能做得更好。俗語說「旁觀者清」，也許沒有參加的人，反而可以看到一些參加者沒有看到的地方。

韓偉(Carma Hinton)所製作的天安門事件紀錄片是一部相當認真而用心的作品，當然受到中共當局的攻擊和抵制。但是因為要照實紀事，沒有把學生領袖表現得完善無缺，以致受到大多數民運人士的指責。他們不但攻擊影片本身，而且攻擊韓偉本人，連文革中的「查三代」都用了出來。他們說韓偉的父親韓丁(William Hinton)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所以韓偉自己的立場也不可能公正。姑且不論女兒和父親的思想不一定一樣，他們連查三代也查錯了。殊不知韓丁支持的是毛澤東路線，而不是鄧小平路線。

韓偉的紀錄片中最為民運人士所痛恨的是把柴玲前後矛盾的談話顯示了出來。先說這次運動就是要引起流血，才能使中國改革。後來又說她自己不準備犧牲。他們說這兩段談話是在不同的時候講的，不能拿來比較。其實不準備犧牲是人之常情，不論柴玲講過沒有，都不能拿這句話來責備她。真正值得討論的是要引起流血的一段話。

一百年來，無數革命志士為中國而犧牲，我對他們有無限的敬佩。但是沒有人有權利要求別人去做烈士。戊戌變法失敗時，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忠於自己的信念，為之犧牲，百年之後，讀到這段話，仍令人肅然起敬。康有為、梁啟超則和譚嗣同不一樣，沒準備流血，也就沒有人能責備他們為什麼跑到日本，為什麼沒有和譚嗣同一起犧牲。但如果康梁講了上面那段話再跑到日本，那我們讀到的感想就完全不一樣了。

八九年的天安門民運給外界的印象是一個和平的學生運動，相信絕大多數的參與者也是抱著這樣的想法。作為運動的領袖、天安門的總指揮，柴玲要把整個運動帶上流血的方向，有沒有經過大多數人的同意？有沒有告訴參與者這不是一個和平的學生運動，而是一個會流血的運動？如果沒有，她就在強迫別人去做烈士，欺騙別人去做烈士。

當時柴玲很可能自己準備流血犧牲，所以覺得別人跟著犧牲也應該。沒料到最後自己沒有犧牲，很多別人反而犧牲了。我們不能責備柴玲沒有流血，但可以問柴玲為什麼帶了那麼多的人走上流血的路。沒有人可以要求柴玲做烈士，但柴玲也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去做烈士。

安史之亂時，張巡死守睢陽，城破不屈而死，永垂青史。被俘之前城中絕糧，張巡收括婦女老弱，殺而食之。王船山論及此事，雖然稱贊張巡的忠烈功績，但絕對反對吃人。他說「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尊位重祿不得而辭，紫衣金佩，赫奕顯榮，於斯時也，念齧筋噬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

天安門事件和張巡守睢陽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但是一位領袖對自己的行為必須負責，尤其牽涉到別人的生命。張巡「幸而城陷身死」，不必回答任何責難，但是他的行為在歷史上還是值得討論。柴玲「不幸」沒有「身死」，即使沒有「何地以自容」的感覺，也必須對「要引起流血」的話有所交待。至於她有沒有講「不想犧牲」的話，已無關緊要了。

中國現在需不需要流血改革，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但是主張流血的人必須知道，那是要流自己的血，流志同道合同志的血；而不是把一場和平學生運動帶往流血的方向，去流不準備流血的人的血。連張巡那樣義無反顧，都被王船山評為「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連荆軻那樣視死如歸，跟樊於期講得明白，千載之下，蒲松齡還在問「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不及張巡和荆軻的人，當做出影響他人生命的事，能不更謹慎嗎？

胡承倫

1998/08/23 美國新澤西